



川崎和男

大阪大学大学院教授、(医学)博士、工学研究科、医学研究科教授。他设计的许多作品被纽约现代美术馆等海外主要海外展馆永久收藏、展出。

Kazuo Kawasaki

两度被《Newsweek (日本版)》评选为“世界最尊敬的 100 位日本人”。

川崎和男：设计出有情感的人造心脏

□文 / 记者 李婵

□摄影 / 记者 张星海 (署名除外)

从设计人员，到医学博士，再到一名世界级的设计大师；从传统的工艺品、眼镜、电脑，到机器人、人造心脏、高端医疗设备器材、宇宙空间装置等；他设计的轮椅“CARNA”成为纽约近代美术馆永久展示的作品之一，他两次被《Newsweek (日本版)》评选为“世界最尊敬的 100 位日本人”。

他是川崎和男，日本大阪大学研究生院的教授。

6 月底，川崎来到了北京；他想要告诉中国正走在设计路上的年轻人：工业设计应该为人类的健康、生活、生命服务；设计是改变社会的力量。

“人造心脏”有两个“艺术”

39 年前，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川崎到了东京，在东芝公司成为一名设计人员。然而 6 年后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到了这名年仅 28 岁的年轻人身上。正月里的一天，川崎在乘坐出租车时发生了事故，脊髓受到了损伤。从医生那里，他得到的消息是自己再也不能走路了。

自此依靠轮椅生活的川崎，离开了公司。他开始从轮椅着手实现自己的设计之梦。几年之后，一款轻



便的轮椅问世了，在自己实现了理想的同时，川崎也给人带去了希望；订单从日本各地雪片般地飞来。

之后，川崎又投入到了人工心脏的设计。他意识到，一个好的工业设计需要足够充分地了解人体。于是，他开始学习医学，并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。

通常情况下，心脏的功能如同泵一样，要把体内的血液输送到身体各个部位；此外，它还与人的情感结合在一起；当你碰到了心仪的异性，就会心跳加速。川崎是日本第一代人工心脏的研究者之一，他设计的人造心脏不单有第一个功能，

甚至具备了情感功能。

加拿大的科学家们曾评选了十个“21 世纪的人类梦想”，川崎的人造心脏被选入其中。如今，这颗“心脏”正在蒙特利尔的一个科学中心展出。在日本，人造心脏现已发展到了第三代，由川崎与东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发。

“在人造心脏的英文拼写中，最前面的三个字母和最后面的三个字母都是‘art’——艺术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医学这一门学问本来是属于艺术的一个领域。可以说，艺术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最终目标。”川崎说。

》Exclusive Interview

“我希望我的学生中，更多的是能培养成‘达·芬奇’。”



用设计构建世界和平

川崎正在积极倡导一项构建世界和平的运动“Peace-Keeping Design (PKD)”。他想用设计去帮助各国正在遭受疾病威胁的儿童和弱势群体。

川崎习惯用“金字塔”来比喻全球的人口构成。在这个“金字塔”中，有每天只挣 1 美元的人，他们的年收入仅相当于大约 2500 元人民币；也有一天挣 2 美元的人。这些人群加起来占了 45 亿左右。在他们之上，有大约 23 亿人每年可以收入人民币 1 万 6 千元左右。再往上，在金字塔的顶端，大约有 1 亿人年收入是 16 万人民币左右。

“现在，世界上的许多设计都是为了‘金字塔’顶层的这一两亿人。”川崎认为，工业设计需要为金字塔底端的人群服务。世界上，每天有大约 5000 名儿童死亡，PKD 的理念就是要从设计的角度去援助儿童。

在很多地区，注射疫苗的针管在扔掉之后，被用来注射毒品。于是，川崎就开发了一种不能被二次使用的注射器。它的内部直接装上疫苗；注射针在使用后，随活塞的退出而收回到针筒中；而注射器可以被拆解成为两个部分，使用完只要把活塞部分翻转过来，装回盒子里就不能再取出二次使用。

川崎希望人们可以了解：设计并非只是一种商业行为、为着赚钱，它更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为了创造一个美丽的社会。如今，各种各样的学科越来越分散，设计就如同黏合剂，把各种分散的学问黏合在一起。

“设计师画的画，应该与伦理观、正义感，甚至全世界联系在一起。怎么样去解决一些全球性的问题，是设计所面临的。”川崎说，他的学生们常会设计火箭、船舶等；设计系的学生除了画图，还要会设计程序。“我希望我的学生中，更多的是能培

养成‘达·芬奇’。”

希望创造亚洲自己的美

极其喜欢书法的川崎，刚到北京就找寻“笔墨纸砚”等传统之物。川崎时常教育学生，一定要了解传统；要把过去最先进的东西，再次变成当今最先进的东西，而这一过程的推动者应该是设计师。

川崎会做一些工艺品的设计，他在工艺品底部使用了陶瓷黏土，上面使用玻璃。这种大胆而富有新意的做法，就是利用了陶瓷这一传统元素。而这在中国，没有人进行这样的尝试。中国的另一发明——纸，在发明当时是特别现代的物件，但上千年过去了，它停止在了发明之初的状态，没有往前走一步。

在日本，工业设计也是从“二战”后才开始发展，迄今走过了 60 多年的历程。如今，中国工业设计的现状，就如同过去的日本。

川崎认为，工业设计要有好的发展，关键在于经营者有没有对设计本身给予重视。在韩国，工业设计的作品比较多、品质也很高；一个工业设计出身的教授后来活跃在了首尔的政坛；在三星集团，除了设计部的主管，集团的高层行政主管也会是一些专门从事设计的人。

设计师如何影响决策层，是一个很大的课题。由设计师来主导，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苹果公司。

他认为，在中国，如果设计人员没有得到重视，不上升到决策层、经营管理层去重视的话，工业设计很难上去。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加

以重视，日本花了 60 年走完的工业设计之路，也许中国只需要几年。

此次中国之行，川崎希望自己在设计上的思考能更多地得到理解。“中日两国都是既非欧洲、也非亚洲的亚洲国家，希望我们能自己去创造亚洲的美。”

川崎很喜欢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美术评论家冈仓天心的一句话：如果在世之时，能与美丽之物共存；那么死去之时，也会在美丽之中长眠。“我认为，这句话可以代表设计的终极目标和理论。”

